

唐诗 题材 类论

● 刘洁 著

民族出版社

TANGSHI TICAI LEILUN

唐诗题材类论

刘 洁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诗题材类论/刘洁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 11
ISBN 7-105-07330-6

I. 唐… II. 刘… III. 唐诗-题材-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6877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金若龙文化公司微机照排 北京艺辉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375 字数: 330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26.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序

青年学者刘洁女士的第二部学术专著《唐诗题材类论》行将付梓，着实可喜可贺！

唐诗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它题材丰富，风格多样，作者众多，数量庞大，影响深远，自成一体。它像一块沃土，供历代学人耕耘；它像一座富矿，供历代方家挖掘。有唐以迄，无数学人在“唐诗”这座巨大的平台上纵横驰骋，各显风采，产生了汗牛充栋的研讨成果，使唐诗的研究探讨之风长盛不衰，也使唐诗这块学术园地始终保持着五彩缤纷、辉煌灿烂的景色。

唐诗之所以耀眼璀璨，就在于它题材丰富广泛。它像一幅绚丽的画卷，涵盖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凡国家的兴衰安危、历史的沧桑演变、百姓的辛劳疾苦、官场的勾心斗角、商贾的尔虞我诈、边塞的狼烟烽火、深宫的忧愁哀伤、战争的腥风血雨、沙场的刀光剑影、将军的金戈铁马、士卒的白骨弃荒、友朋的迎来送往、亲眷的悲欢离合、仕途的升降浮沉、市井的冷暖炎凉、庶民的婚丧嫁娶、僧侣的参禅修炼、山川的壮丽秀美、田畴的耕耘收获、园林的亭台楼阁、屋宇的雕梁画栋等等，无一不是唐代诗人反复吟咏的创作题材。而且正是有了如此纷繁多样的题材，才产生了经久传世的经典诗篇，造就了万代敬仰的伟大诗人群体。

从纷繁的题材入手，选取最为普及、最具口碑而又影响最广泛的代表性题材，对唐诗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和论述，这种思路不失为一种研究唐诗的全新蹊径。它可以在源和流的两条轨道上对唐诗的形成、发展、传播以及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根源进行更深入的发掘和归纳；也能从更广泛的社会历史空间，全面系统地了解和认知诗人的思想、境遇、情怀以及产生诗作的社会人文氛围。刘洁女士在出版了她的《唐诗审美十论》（以下简称《十论》）之后，历经三年的调整和蓄势，又为读者奉献了一部倾力打造的学术专著《唐诗题材类论》（以下简称《类论》）。从现象上看，两部著作有互相关联、互为映衬的一面，似为“姊妹篇”，但就实质而言，两部专著在研究理念和学术视野以及论述深度上却存在着差异。倘把《十论》比做刘洁女士在唐诗研究领域的“小荷初露”，那么《类论》则应被看做是她科研思路和操作技巧的升华。由于她对唐诗总体认知的深化，在研究理念上也有了更新，把“唐诗”置于“大中国文学”的总体框架内进行探究，既增强了华夏“大文化”、“大文学”的整体意识，又理清了唐诗同前代社会历史的血脉关系，很自然地勾画出了唐诗与古文化的传承因袭脉络，因此提供给读者的信息量大幅度增加，论证的说服力也明显提升。在章节的安排上做到了各具特色、重点突出，防止了叙述的雷同。例证的选取无论是诗人抑或诗作都很精准到位，在必要的环节上还进行了中外对比，突出了唐诗独有的特色。由于长期从事民族教育，使她自然地多了一份对民族问题的关注，例如在边塞诗中她特别设立了“唐代边塞诗中的民族往来与边地风情”这一小节，精心选取了白居易的《阴山道》、回纥诗人坎曼尔的《忆学字》等直接反映唐代民族关系的诗歌，可谓慧眼识珠，独具匠心。这种把科研同教学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方法也是很值得提倡和弘扬的。它一方面丰富

并提升了科学探索的内涵；另一方面又极大的拓宽了教学取材的空间。它不但激发了学生们对唐诗的学习兴趣，而且在学习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增强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的认知程度，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科研、教学双向互动，取得了相得益彰的双赢效果。

《唐诗题材类论》无论是框架构建、层次布局、例证选择、材料取舍都有独到之处，显现出作者驾驭全局的操作能力和严谨求实的学术素养。清新流畅的语言，准确到位的论述，严谨朴实的风格，也都是值得赞誉的。预祝刘洁女士在繁花似锦的唐诗研习领域百尺竿头，更上层楼。

刘文性

乙酉年八一节

识于西北民族大学思静斋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临歧离亭抒心曲 一样分别两样情

——论唐代送别诗

第一节 古代送别诗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色 (9)

第二节 唐代送别诗的繁兴原因与情感特征 (14)

第三节 唐代送别诗的抒情艺术与审美意象 (37)

第四节 王昌龄送别诗的审美趣味 (59)

第二章 穷形尽相物态丰 遗貌得神感慨深

——论唐代咏物诗

第一节 古代咏物诗的两大类别及发展渊源 (71)

第二节 唐代咏物诗的时代风貌 (83)

第三节 唐代咏物名家的审美取向及主要特征 (98)

第三章 历览古今论得失 抚事咏怀苦用心

——论唐代咏史诗

- 第一节 “尚古”的文化心理与古代
咏史诗的特性 (120)
- 第二节 古代咏史诗的发展流变 (124)
- 第三节 唐代咏史诗概貌与咏史诗
三大体式的确立 (128)
- 第四节 晚唐诗人心态与咏史诗的理性精神 (146)

第四章 灵犀一点情无限 蓬山万重梦难圆

——论唐代爱情诗

- 第一节 中国古代爱情诗的三个高潮和
两大格局 (163)
- 第二节 中西古典爱情诗的差异及文化解读 (176)
- 第三节 中晚唐爱情诗的新变 (196)
- 第四节 难圆的梦与李商隐爱情诗的缺憾美 (220)

第五章 金戈铁马事征战 大漠秋风颂军魂

——论唐代边塞诗

- 第一节 先唐边塞诗的源流及特征 (233)
- 第二节 唐代边塞诗的时代风貌与情感走向 (242)
- 第三节 唐代边塞诗人的战争反思与战争批判 (261)
- 第四节 唐代边塞诗中的民族往来与边地风情 (268)

第六章 怨语愁思女儿泪 苦调悲歌心酸情

——论唐代闺怨诗和宫怨诗

- 第一节 “小题材”与大兴盛探源 (282)

第二节	单纯的情感取向与“以悲为美” 的抒情特征	(289)
第三节	含蓄蕴藉的抒情手法与特殊的意象群	(309)
第七章	仙境缥缈终是梦 咏怀写心始为真 ——论唐代游仙诗	
第一节	“仙”观念与游仙诗的两大主题	(330)
第二节	先唐游仙诗人的“仙心”与“凡心”	(337)
第三节	唐代游仙诗的“世俗化”倾向	(351)
第四节	“谪仙”意识与李白游仙诗的特质	(361)
第八章	山光水色与人亲 游心净欲养性灵 ——论唐代山水诗	
第一节	古人的山水意识与古代山水诗的确立	(368)
第二节	隐逸之风与古代山水诗的文化底蕴	(375)
第三节	初盛唐文人的另类追求与盛唐 山水诗的“清澹”	(383)
第四节	王维山水诗的佛光禅影	(401)
参考书目	(412)
后 记	(415)

引 言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以情真意深、清新自然而见长的唐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其中的名篇佳作千古流传，魅力无穷，时至今日，它在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精神面貌方面仍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

边塞诗和山水诗是最能够代表大唐帝国恢弘气度的两类诗歌，也是对后世影响巨大的诗歌。在唐王朝统治中国的近三百年间，由于种种原因，它与邻近的少数民族之间烽火连绵，战争不断，风云莫测的边塞成为整个大唐社会的敏感神经和关注焦点，以诗歌来反映边关塞外的血雨腥风和刀光剑影，便成为唐代文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初盛唐保家卫国、建功立业的激昂之声，到中晚唐休战厌战的反战情绪，边塞诗人不仅以饱满的热情反映出唐人的英雄主义和爱国精神，反映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且能够抛弃狭隘的民族观念，站在历史与民族的高度，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冷静地反思战争的实质，以理性的态度对待战争，这使得唐代边塞诗坛出现了爱国歌唱与反战呼声并存的现象，唐人的这种成熟与理智给后人留下诸多的思考。唐代边塞诗还是民族

交流与融合的结晶，透过硝烟弥漫的战争，边塞诗人还将民族间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友好往来、团结和睦摄入诗中，奇丽的边陲风光和独特的民风民俗，使唐代的边塞诗呈现出前无古人的崭新境界，为后世边塞诗的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山水诗是唐王朝国家安定、经济富足的产物，它集中体现出唐代文人士子对生活的更高要求。唐代诗人或因淡泊名利而乐栖山林，或以隐求仕走所谓的“终南捷径”，或为排解仕途官场的压力而盘桓山水寻求心灵的慰藉，他们的山水诗除了讴歌祖国山河的雄伟壮丽之外，更多的是通过山水追求一种淡泊宁静的心境，追求一种于山泽林泉、雾霭流岚中游心适性的轻松快意，他们将逍遥山林、回归田园作为理想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向往那种进可入朝做官大展宏图，退可山居隐逸陶冶性灵的进身之阶，山水诗在唐代文人的笔下成为淡化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一种方式。特别是盛唐的一些文人士子在待价而沽、隐居山林的过程中，政治热情逐渐被淡化被冷却，他们于深山古涧中发现并领悟到造物的真谛，从中升华出一种清心绝尘、虚空淡泊的雅趣，他们笔下淡雅明净的山水诗歌，满足了轰轰烈烈时代人们对另一种美的渴求。

咏史诗和游仙诗都是饱含着中华古老文化底蕴的诗歌。好古重史是我们这一文明古国的传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古训，使唐代诗人十分重视以古通今、以古鉴今的特殊作用，“剪裁千古献当今”（周昙《闲吟》）的现实目的，使唐代咏史诗人纵览古代群雄逐鹿、成败兴衰的历史，将历史上的君王重臣、英雄豪杰、隐士高人、名媛贵妃囊括于笔下，他们以诗歌来纵论古今得失，探究兴衰至理，讽刺前代君王，警戒当朝人主，以古喻今、以古劝今的良苦用心可敬可赞。最令人感动的是晚唐的咏史诗人，他们位卑而未敢忘忧国，与乱世之中追思历史，借古人古

事来表达他们忧国忧君忧民的“忧世之思”，他们以无欺无伪的诗心，寻找贯通古今的历史规律，希望当政者能够资治取鉴，这使晚唐的咏史诗放射出一种理性的光芒。

“仙”在我们古老的文化中具有一种无限神秘的色彩，由此发展而来的游仙诗在唐代依然以“列仙之趣”和“坎壈咏怀”为主题，只是在经历了求仙炼丹的长生实践之后，唐人逐渐从神仙方术的幻梦中清醒过来，特别是到了中晚唐，游仙诗抛弃了学可致仙、长生可期、仙人可遇的传统题材，将前人向往的“巧遇神仙”，变成了“仙降人间”或“人间遇艳”，一向以飞天成仙、超脱尘世为内容的游仙诗，开始流向世俗，回归人间，于是道观中的女冠，俨然成了仙姝的化身，甚至连妓女的称呼都被诗人们代之以“神仙”二字，这种仙化的艳情无疑增强了游仙诗的世俗化倾向，而这一明显的转变始自中唐，这是中唐以后世风日下所导致的结果。中唐的游仙诗人在怀念昨天对比今天的失望中，以往的神仙观念发生了动摇，原本寄托着永恒、自由、美善和理想的仙境，在他们的笔下开始混同人境，游仙诗人们一相情愿地在幻想中神游人间，他们所写的仙境也变得乌烟瘴气，一度曾追求超越、追求神性的游仙诗，在中晚唐只能盘旋在人间世俗的生活中。

咏物诗本来源自单纯赋物的诗作，但托物寓意的咏物诗却后来者居上，这种借物开咏、托物言志、因物说理、以物抒情的咏物诗很快便成为古代咏物诗坛的主流与正宗。唐人笔下的咏物诗体物精微，以形传神，寓意兴寄，感慨遥深，无论是题材内容的丰富性，还是艺术形式、审美视角的多样性，都实现了古代咏物诗的一次质的突破与飞跃。唐代诗人以心御物，物中有我，不沾不离，物我交融，在处理心与物的关系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唐咏物组诗和寓言体咏物诗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唐代咏物

诗的内容和形式，而且提升了咏物诗的艺术水准。晚唐的咏物诗冷嘲热讽、感时伤世，流露出咏物诗人的愤世嫉俗，深深烙印着时代的标记和诗人的个性色彩。

送别诗和爱情诗都是凝聚着人世间情与爱的诗歌。送别作为漫长人生的特殊瞬间，它连接着往昔与未来，它是人生体验复杂而微妙情感的最佳时刻，也是领悟人生情爱与人生意义的最好时机，它蕴含着人间最温暖的亲情、友情、爱情和乡情。唐代的送别诗真实记录下唐人临歧执手、洒泪相别的感人情景，其中大多包含着依依惜别的凄伤哀婉之情和深情劝慰之词。最可贵的是唐代的送别诗还将送友赴边的激昂慷慨之声和乐观豪迈之语写入诗中，表现出唐人积极向上、催人奋发的精神。被称为送别诗“四大意象”的柳、酒、月、水，在唐人的笔下不仅用来渲染环境氛围，而且起着传递心声、扩大意境、深化主题的重要作用，增加了唐代送别诗的艺术感染力，使唐代送别诗成为最为温馨感人、深受人们喜爱、流传范围极广的一类诗歌。

爱情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唐代是文人爱情诗大获全盛的时期，它登上了中国古代爱情诗发展的最高峰。唐代的爱情诗坛明显呈现出俗文学向雅文学渗透的趋势，不少诗人主动汲取民间情歌的营养，创作出清新活泼仿民歌体的爱情诗。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社会开放，思想解放，唐代文人终于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打破了长期以来“男弱女强”、“男子作闺音”的爱情模式，他们以男性的身份，坦诚直率地言情示爱，展现出男子的情爱世界和爱情心理，寄内诗和悼亡诗的大量涌现，让我们终于听到了中国古代男子为夫妻情爱而发出的歌唱。还有不少浪漫而多情的唐才子渴望爱的激情，向往爱的甜蜜，他们在与青楼歌妓的密切交往中，撞击出爱的火花，他们笔下那些咏妓、赠妓、悼妓的诗作，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出自女诗人之手的爱情诗，成为

唐代爱情诗坛的一大亮点，女诗人们不仅大胆表露自己的爱情渴望，而且真实记录下她们在爱情生活中的微妙心理和细腻感受，将她们内心的爱之深、思之切、情之浓深刻地表现出来，其独特的视野、独有的风格，为唐代的爱情诗坛增添了光彩。

闺怨诗和宫怨诗是唐代诗坛的两朵小花，它们的创作数量虽然无法与其他题材的诗歌相提并论，但这两类专门反映女性内心世界和细腻情感的诗歌，在唐代以前所未有的繁荣令人瞩目。这两类以闺妇宫女的怨情愁绪为主要内容的诗歌，虽然没有涉及广泛的社会内容，但它们能够反映人性的需求和社会的变化；它们虽然多是男性诗人“代言”女子心声的诗作，但唐才子们对女性内心和情感的把握与表现，是前后时代的诗人们所望尘莫及的。

独守空闺、思亲念远是古代闺怨诗的传统题材，“思”、“怨”二字是其中的核心内容，思愈深怨愈深也成为唐代闺怨诗的突出特征。唐代闺怨诗中的思妇形象，比起前代大为扩展，除了众多的征妇和游子之妻外，还增加了商妇和宦妇的形象。广大征妇的缝衣寄情，哀怨商妇的江头相望，宦妇、游子之妻的忧心被弃，一首首含悲抒怨的诗歌，写尽千古闺妇的满腹心酸和一腔愁怨，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

唐代宫怨诗是专制皇权与罪恶后宫的附属品，美貌宫娥与失宠嫔妃形同囚徒的生活处境和“以色事人”的不幸命运，使她们沦为皇权的牺牲品，注定了她们此生无法摆脱的人生悲剧。长期的后宫生活，使宫中女子的身心备受压抑摧残，空宫古殿的漫漫长夜，黑暗与痛苦吞噬着她们的心灵，逐渐熄灭了她们曾经有过的青春幻想和情爱渴望。饱含着后宫女子辛酸情与悲伤泪的唐代宫怨诗，以其单纯幽怨的情感脉络，凄凉哀伤的悲美风格，震撼着历代读者的心灵，也受到人们的格外青睐。

二

以分类的方法来研究诗歌古已有之，南朝梁代萧统编撰的《昭明文选》就曾对古代诗歌进行了聚类划分，虽然他的分类尚有繁琐之弊，但他强调对诗体的个别研究，有利于诗歌艺术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分类选编的古代诗集，古诗类别鉴赏辞典和古诗分类描写辞典等不断涌现出来，但具体到唐诗研究领域，人们更倾向于对某一阶段、某一流派或某一作家作品的深入研究，相对而言，按题材分类所进行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特别是缺少对时间跨度较大的诗歌题材作历史与艺术的整合分析，而将诸多题材集中起来统一论述的著作更是少见。究其原因，正如葛晓音先生所言：“研究某一类诗歌题材或形式的纵向流变，较难掌握的是研究对象的界定，以及贯穿其中的主线。中国诗歌的任何一种题材或形式都不可能具有严格的界定范围，一定会有部分作品界限不清，与其他种类相混淆。所以几乎选择单一诗类进行渊源流变研究的课题都难免遭到概念界定的质疑。”^① 这的确是题材分类研究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对此葛晓音先生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某种文学现象界定得多么清楚，而在于是否抓住了这一诗类的内容和表现的基本特征，能否有条理地论证其如何踵事增华的过程。”^②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试图从题材分类的角度来探究唐代诗歌

① 葛晓音：《秦汉魏晋游仙诗史研究的新创获》，载《北京大学学报》，2002（5），23页。

② 葛晓音：《秦汉魏晋游仙诗史研究的新创获》，载《北京大学学报》，2002（5），23~24页。

的发展规律及主要特征，通过题材分类研究来展现唐代诗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本人的拙作《唐诗审美十论》曾从审美鉴赏的角度，对唐诗题材作了分类研究的初步尝试，而这本《唐诗题材类论》是在前者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开掘，它选取唐代最具时代特色的边塞、山水、咏物、咏史、游仙、送别、爱情、闺怨和宫怨九大类诗歌，在缕析各类题材诗歌发展渊源、审美嬗变的基础上，论述其繁荣发展的文化背景和深层原因，着重探究其时代风貌、情感特征、主题价值、审美取向、风格特性、诗体形式和艺术技巧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并就某一题材创作成就较为突出的诗人及作品进行重点阐释，以期深入挖掘唐代各类题材诗歌的发展规律、独有特征、艺术风格和审美价值。

三

每页书最上角的小图案是笔者的创意，它除了提供翻阅的方便外，还试图通过这一具象的小小窗口，引发读者的悠悠情思和无限遐想，任纷繁自由的思绪，随着优美的诗歌一起穿越时空，回到一千三百年多年前的神秘大唐……

是啊，我们的耳边仿佛又飘过“阳关三迭”的乐曲，那么就不要错过唐人江边折柳、长亭设宴的洒泪道别吧！重温一下离别时那难舍的柔情、无言的忧伤；让我们追赶善游的唐人，随他们去登山揽胜，寻幽探奇，在白云缭绕的山中听李白论道，于行至水穷的溪头与王维参禅；还应该与喜欢披古览史的唐代文人一同追慕古代的先贤圣哲，开启我们以古通今的远虑深思；哦，不要忘了与豪饮好诗、潇洒飘逸的唐才子们一起醉酒赏物、吟诗游仙，充分体验一下他们的高雅与狂放；当然最令人敬佩和牵念的还是那些金戈铁马、战守边陲的大唐将士，是他们的英勇献身保

卫了帝国的盛世基业，听，那嘹亮的进军号角，令人热血沸腾，看，逶迤在雪山间的猎猎红旗，使人精神振奋；但愿那长夜与思妇做伴的残灯，能给闺妇饱受煎熬的痛苦心灵带去些许的安慰；也让那夜空中的明月为久锁深宫、与世隔绝的美貌宫娥带去生活的希望与美好的幻想。除此之外，还要与浪漫而多情的唐人聊一聊有关那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侧耳倾听李商隐絮谈他那缠绵朦胧、阻隔重重的爱之迷梦……就此，我们与唐人诗意地生活在“诗的唐朝”，在唐风情韵中，感受时光荏苒、沧桑巨变，迎着大唐帝国的时代风雨，走进唐人的心灵世界，借千古不衰的大唐歌音，抛却现代生活的烦躁，追寻漫漫人生的要义，让我们的心灵沉浸在那宁静而纯美的诗的世界，情的海洋……